

区文化委 苗天娥

站在植树碑前

早就听说北京城里有两座植树碑年代较为古远,只是无缘亲见,总觉遗憾。听人讲,一座矗立在著名的北京大学校园内杨柳依依的未名湖畔,颇为引人注目,是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清明节植树留下的纪念物,上面还留下了如何栽种松树的诗篇。史料记载此碑本为圆明园遗物,位于“山高水长”楼侧,不知何人何时把它移至未名湖畔。另一座则鲜为人知,听说孤独地立在峰峦绵亘、林木茂密的蟠龙山上,离法海寺不远,至于何人何时树立、具体树立地点,概不知晓。

既然无法目睹北大未名湖畔的乾隆植树碑的容颜,那么近在咫尺的这一方植树碑总该找找看,不为别的,只为立碑者精神可嘉。出于好奇,便在上下班时不惜绕远道走山间小径,盼望不期而遇。几个月过去了,终因不得要领,与植树碑无缘相逢。失望之余,便把这一心愿淡忘了。

不料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使我意外地看到了植树碑,喜极而叹,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却全不费功夫”。那是阳春三月的一天,我陪文物科的几位同志考察田义墓及周边古墓葬群。在满是松柏的山岗中穿梭了半天,大伙儿两腿发软,全身冒汗,累极了,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忽然,一位同志提议:“这座山上有一块植树碑,很近,有兴趣去看看吗?”众人一听,来了兴致,跟着这位知情的“向导”

往上走。我也一下子忘记了疲劳,累意全消,两脚生风,恨不得马上飞到那久仰其名的植树碑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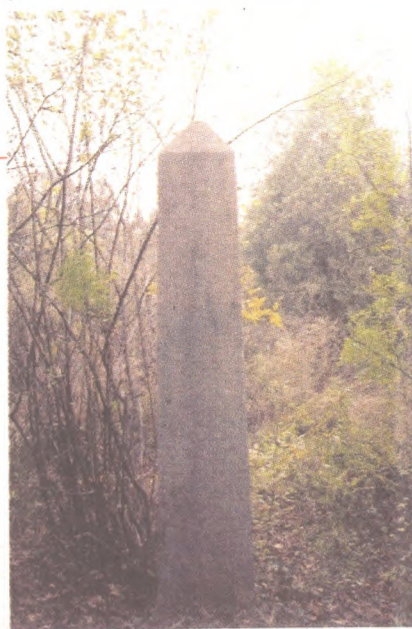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山行曲折,穿过灌木丛生的幽僻小径,拨开横在眼前的刚吐绿的树枝,踏着脚下的新坟旧坟,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地往山上攀登。走不多时,“向导”大喊一声:“到了!”大家情不自禁地抬头四望。只见普普通通的一块青石碑,很不起眼地立在茂密的林间。碑身不高,1.6米左右,上尖下方,呈三棱形状,正面镌刻“辑威将军兆尹刘梦庚手植”十二个楷体字,背面则题“中华民国十三年植树节”。

据“向导”介绍,立碑人刘梦庚系湖北省潜山人,曾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和主席团湖北省代表,于1892年至1924年间担任京兆尹(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),受到冯玉祥将军号召的“为国植树,造福于后人”的影响,极力倡导植树造林、美化环境,在1924年清明节来临时与当地百姓在蟠龙山上植树,附近的那片松林就是当年刘梦庚率领百姓亲手种下的,这块碑就是他植树留下的见证物。

长久以来,我国人民习惯在清明节植树,清明植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,史籍中早有介之推和“清明柳”的传说,民间又有清明戴柳的风俗和“种树造林,莫过清明”的民谚。基于民间盛行的清明种树的习俗和清明时节物候条件适宜种树这两

个要素,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和孙中山先生的呼吁下,1915年7月31日,北洋政府通过孙中山先生的倡议,正式颁布法令规定清明节为我国的植树节。但在实行过程中,人们发现清明节作为植树节仅对北方地区适合,对南方的物候来说已经太晚,过了植树的最佳时机,南方各省请求提前植树节。1925年3月12日,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,举国哀痛。国民政府结合南方气候实际,又顺应民意纪念这位一贯倡导植树的先驱,在1928年4月7日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日子——3月12日定为植树节,以此缅怀这位杰出的革命家,至今已经85个春秋了。

站在小小的植树碑前,听着耳边激荡的松涛声,遥想着北大未名湖畔的乾隆植树碑,抚今追昔,我的心情很难平静,想得很多:碑虽普通,可碑上展示的精神却穿越了时空,历久弥珍。不管是乾隆皇帝,抑或是湖北刘君,他们居然走出深宫和官署,身体力行,挥汗植树,这种率先垂范的精神在那个专制的时代不是很可贵吗?这种上行下效、倡导全民植树的思想在那个专制的年代不也很难得吗?恐怕正是在这种思想和精神的激发和感召下,现在植树碑周围已经是松柏参天、林深树密了。而隐藏在绿树间的石碑仿佛在默默地向我们诉说:前人植树,后人乘凉;绿化山川,匹夫有责。



历史在前进,社会在发展。在植树造林、绿化祖国这项千秋伟业上今人是不会输给古人的。近年来,君不见国家领导人播绿于京华大地,君不见数百万军民豪情万丈植树在神州,君不见清明前后插柳种树已深入人心、蔚然成风?但愿此举长此以往、长驻华夏,那么我们既可告慰地下的先贤,又可无愧于后世子孙,并为祖国生态建设奉献绵薄之力。

春回大地,今年的植树节又在临近。我想,这块小小的蟠龙山植树碑已给我们最好的启示,让我们沿着前人的足迹,为绿化神州大地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吧!

观海听涛

敬燕军书法作品



纸鸢舞春风

阳春天气,春和景明,风力匀畅,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。

郊外高天寥廓,野地里撒满了放风筝的人。放风筝不拘长幼,孩子喜欢,老叟也兴致极高。风筝这一人类最早达于天穹的飞行器,两千余年凭着绵绵一线,“牵”住了多少人的情怀!

摩空一“隼”吸引了我,它通体黑,两翼舒展,神形飞动,酷似一只鹰。主人是一位老者,他说他的“鹰”足以乱真,有次一群鸽子飞来,见了它吓得立刻惊飞远遁。我赞叹不已。

说话间,忽见那边喧腾起来,原来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已躺着一大龙,这种巨型风筝我只在电视里见过,今天可开眼了——龙身由百

余面薄膜和细篾扎制的节片组成,长长地蜿蜒于地,风吹动,节片扑簌簌响,仿佛它已等得不耐烦,直欲振翅高飞。开始放,一人牵头,一人举尾,急奔数步,前头的人喝声“起”,后头的应声松手,龙旋即腾空,尾直直翘起,前头的人赶紧放线,龙身略一盘曲,随即舒展,扶摇直上天空,然后始终都是尾高首低,呈天龙俯视大地状,威风极了!这下天上热闹了,龙、鹰、燕、蝶,还有许多叫做“蛤蟆灵”的小风筝,飘舞飞扬,争奇斗艳,浑如一个风筝大会。可惜我没有风筝,不能一试身手。还是放“鹰”的老先生大德,慷慨地将他的“鹰”让我过把瘾。我接过线轮,一股快感涌上全身。

我放风筝是有经验的,放风筝无须全神贯

注,但也不能掉以轻心,风时大时小,线也应随之而收放,心亦随之而紧松——只有与之合拍,方可体验出一种紧张中的愉悦与和谐里的韵律感。当风力均衡时,身心松弛下来,手持一线,遥望碧霄,心胸是何等的坦荡和惬意!风筝给人的快乐难以言传,我们实在要感谢它的发明者。

史称,第一位尝试制作风筝的是墨子,《韩非子》:“墨子为木鸢,三年而成,飞一日而败。”没有成功。他的学生公输班继之,“公输子削竹为鸢,成而飞之,三日不下。”成功了。但“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”,开了风筝用于军事目的的先河。此后楚汉战争中,韩信以风筝准确测量出与楚军的距离,大败楚军。

但民间还有一说:古人遥望神秘的天宇,发问:夫天者何?天有几高?天有何物?屈原在《天问》里也问:“日月安属?列星安陈?”日

月附着在什么地方?众星布列在哪里?正是发自人类本能的探知欲和求知欲,当时某一聪明的能工巧匠效法疾进的飞鸟,或摹拟乘风轻飏的叶片,制作出“问天”的信使——人类第一只用于和平目的的飞行器诞生了。我宁愿相信这一说,风筝这么美好的事物实在不应与战争牵连。

以后人类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飞行器,飞上高天,飞向深空。在美国华盛顿宇航博物馆大厅里有一只中国风筝,在它边上写着:“人类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。”至今仍悬挂那里。人类的太空之旅,竟源于小小风筝,这是古人万想不到的,风筝的魅力永存。

仰望高天,青冥浩荡,我沉浸在风筝的世界里,一时间,竟如庄子老先生似的“物我两忘”,仿佛自身也变成风筝,翱翔在蓝天白云间了。

苗连贵

诗歌

贺“两会”胜利召开

姜连田

各界精英会京城,
会风简朴喜气浓。
议政兴邦论大事,
反腐惩败不放松。
振兴经济为民生,
科学发展方向明。
神舟揽月绘彩虹,
社会和谐国力强。

投稿要求

- 副刊征集作品内容:
1.生活散文、随笔、评论等文字作品,字数1200字左右。
2.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,请以jpg格式投稿。

副刊投稿信箱

piupiu-piupiu@126.com